

汪曾祺 著

晚翠文谈新编

两栖杂述

谈读杂书

小说的散文化

沈从文的寂寞

沈从文转业之谜

回到现实主义，回到民族传统



三联精选

生活 · 讀書 · 新知 三联书店

晚翠

汪曾祺著

晚翠文谈



《晚翠文谈》1988年浙江文艺版书影

汪曾祺 著

晚翠文谈 新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翠文谈新编/汪曾祺著;范用编. - 北京:生活·
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2.7

(三联精选)

ISBN 7-108-01624-9

I. 晚… II. ①汪… ②范… III. 杂文-作品集-
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3760 号



责任编辑 郑 勇

封面设计 宁成春

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1.5 印张 195 千字

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,001 - 10,000 册

定 价 16.00 元

三联精选 缘起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成立以来,本着生活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“竭诚为读者服务”的宗旨,为几代读书人提供了大量优秀图书,也由此逐渐形成了三联图书的风格与特色。

多年以来,由于主要致力于推介新作,许多曾经在读书人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书,无暇顾及重印,读者呼唤重印之声不绝。其中尤以一些出自大家之手的小书,既是厚积薄发之作,落笔为文而又平易畅达,堪称书林经典,备受读者眷顾。精品的价值在于传世久远;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,无论时光如何流转,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的必备品,或枕边的常读书。值三联书店成立 50 周年之际,我们从半个世纪以来三联版图书中,整理甄选出一批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;同时也遴选一些非三联旧版,但品格相近的图书加入其中,辑为“三联精选”文库。文库秉承译域外菁华与开掘本土资源并重的传统,兼收著述与译作。收录作品力求篇幅短小,而且文字平易,借以体现我们一向注重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的理念。为方便读者度藏,统一开本版式,重加录排校订。同时,基于面向普通读者的考虑,力求价格低廉。今后我们将秉此标准与宗旨,陆续精选,以副广大读者厚望。谨布区区之诚,希望得到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。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1998 年 8 月

小 引

一九八六年曾祺兄赠我《晚翠文谈》一书，他谈文学的短文集。现在我从《汪曾祺文集》中加以增补这方面的文字，编为新版《晚翠文谈》。新编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类编排：一、谈文学与写作；二、关于文学语言；三、关于戏曲；四、关于沈从文；五、作品评论；六、自述和自序。

日子过得真快，转眼曾祺兄辞世已经五年，印这本书聊表怀念之情。

范 用

二〇〇二年五月



生活 · 讀書 · 新知 三联书店

目 录

小 引	
美在众人反映中	1
美——生命	4
使这个世界更诗化	10
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	14
回到现实主义,回到民族传统	21
小 说 笔 谈	25
小说的散文化	32
小说的思想和语言	37
一 种 小 说	49
小 说 陈 言	57
谈 风 格	63
谈 散 文	72
散文应是精品	75
谈 读 杂 书	77
思想·语言·结构	79



学 话 常 谈	92
语 文 短 简	97
“揉 面”	101
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	117
京 剧 杞 言	122
浅 处 见 才	129
一个爱国的作家	143
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	146
与友人谈沈从文	158
沈从文的寂寞	177
沈从文和他的《边城》	195
又读《边城》	214
读《萧萧》	223
沈从文转业之谜	231
万寿宫丁丁响(代序)	239
人之所以为人	244
阿索林是古怪的	251
我是一个中国人	253
自 报 家 门	259
两 栖 杂 述	274
捡石子儿(代序)	283
文 集 自 序	292
《汪曾祺自选集》自序	298



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》自序	304	目 录
《汪曾祺小品》自序	307	
《蒲桥集》自序	310	
《蒲桥集》再版后记	313	
《市井小说选》序	317	
《菰蒲深处》自序	321	
《晚饭花集》自序	325	
《矮纸集》题记	332	
《晚翠文谈》自序	334	
《大淖记事》是怎样写出来的	339	
关于《受戒》	347	



美在众人反映中

用文字来为人物画像，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中外小说里的人物肖像都不精彩。中国通俗演义的“美人赞”都是套话。即《红楼梦》亦不能免。《红楼梦》写凤姐，极生动，但写其出场时之相貌：“一双丹凤三角眼，两弯柳叶吊梢眉”，实在不美。一种办法是写其神情意态。《古诗为焦仲卿作》具体地写了焦仲卿妻的容貌装饰，给人印象不深，但“珊珊作细步，精妙世无双”却使人不忘。“行到中庭数花朵，蜻蜓飞上玉搔头”，不写容貌如何，而其人之美自见。另一种办法，是不直接写本人，而写别人看到后的反映，使观者产生无边的想象。希腊史诗《伊里亚特》里的海伦王后是一个绝世的美人，她的美貌甚至引起一场战争，但这样的绝色是无法用语言描绘的，荷马在叙述时没有形容她的面貌肢体，只是用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看到海伦的几位老人的惊愕。用的就是这种办法。汉代乐府《陌上桑》写罗敷之美：



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。

少年见罗敷，脱帽著幘头。

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。

来归相怨怒，但坐观罗敷。

用的也是这种办法，虽然这不免有点喜剧化，不那么诚实（《陌上桑》本身是一个喜剧，是娱乐性的唱段）。

释迦牟尼是一个美男子，威仪具足，非常能慑人。诸经都载他具三十二“相”，七十（或八十）“种”好，《释迦谱》对三十二“相”有详细具体的记载，从他的脚后跟一直写到眼睛的颜色。但是只觉其繁琐，不让人产生美感。七十“种”好我还未见到都是什么，如有，只有更加繁琐。《佛本行经·瓶沙王问事品》（朱凉州沙门释宝云译），写释迦牟尼入王舍城，写得很铺张（佛经描叙往往不厌其烦），没有用这种开清单的办法，正是从众人的反映中写出释迦牟尼之美，摘引如下：

.....

见太子体相，功德耀巍巍。

所服寂灭衣，色应清净行。

人民皆愕然，扰动怀欢喜。

熟视菩萨行，眼睛如显著。

聚观是菩萨，其心无厌极。

宿界功德备，众相悉具足。

犹如妙芙蓉，杂色千种藕。



众人往自观，如蜂集莲表。

.....

抱上婴孩儿，口皆放母乳。

熟视观菩萨，忘不还求乳。

举城中人民，皆共竞欢喜。

这写得实在很生动。“众人往自观，如蜂集莲表（花）”，比喻极新鲜。尤其动人的是：“抱上婴孩儿，口皆放母乳。熟视观菩萨，忘不还求乳”，真是亏他想得出！这不但是美，而且有神秘感。在世界文学中，我还没见到过写婴孩对于美的感应有如此者！

这种方法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，是一个老方法了。但是方法无新旧，问题是一要运用得巧妙自然，不落痕迹，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；二是方法，要以生活和想象做基础的。上述婴儿为美所吸引，没有生活中得来的印象和活泼的想象，是写不出来的。我们在当代作品中还时常可以看到这种方法的灵活运用，不绝如缕。

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六日

载一九九一年第七期《天津文学》



美——生命

——《沈从文谈人生》代序

我在做一件力不从心的事。

我发现我对我的老师并不了解。

曾经有一位评论家说沈先生是“空虚的作家”。沈先生说这话“很有见识”。这是反话。有一位评论家要求作家要有“思想”。沈先生说：“你们所要的‘思想’，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”这是气话。李健吾先生曾说：“说沈从文没有哲学。沈从文怎么没有哲学呢？他最有哲学。”这是真话么？是真话。

不过作家的哲学都是零碎的，分散的，缺乏逻辑，缺乏系统，而且作家所用的名词概念常和别人不一样，有他的自己的意义，因此寻绎作家的哲学是困难的。

沈先生曾这样描述自己：

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。我看一切，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，估定我的爱憎。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



物作一个好坏批评，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。我永远不厌倦的是“看”一切。宇宙万汇在运动中，在静止中，在我印象里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，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。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。接近人生时，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，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。（《从文自传·女难》）

这段话说得很美。说对了么？说对了。但是只说对了一半。沈先生并不完全是这样。在另一处，沈先生说：

曾经有人询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写作？”

我告诉他我这个乡下人的意见：“因为我活到这个世界里有所爱。美丽，清洁，智慧，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，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，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。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。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，不断地写作，没有厌倦，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。”（《〈篱下集〉题记》）

沈先生在两段话里都用了“倾心”这个字眼。他所倾心的对象即使不是互相矛盾的，但也不完全是一回事。只有把“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”和“德性”统一起来，才能达到完整的宗教情绪。



沈先生是我见过的惟一的（至少是少有的）具有宗教情绪的人。他对人，对工作，对生活，对生命，无不用一种极其严肃的，虔诚笃敬的态度对待。

沈先生曾说：

我崇拜朝气，欢喜自由，赞美胆量大的，精力强的……这种人也许野一点，粗一点，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只这类人有分。（《〈篱下集〉题记》）

沈先生又说：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，却只相信“生命”。

写《沈从文传》的美国人金介甫说：“沈从文的上帝是生命”。

沈先生用这种遇事端肃的宗教情绪，像阿拉伯人皈依真主那样走过了他的强壮、充实的一生。这对年轻人体认自己的价值，是有好处的。这些年理论界提出人的价值观念，沈先生是较早地提出“生命价值”的，并且用他的一生实证了“生命价值”的人。

沈先生在文章中屡次使用的一个名词是：“人性”。

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，那可不是我。我只想造希腊小庙。选山地作基础，用坚硬石头堆砌它。精致，结实，匀称，形体虽小而不纤巧，是我理想的建筑。这神庙供奉的是“人性”。作成了，你们也许嫌它式样太旧了，形体太小了，不妨事。（《〈从文小说习作选〉代

序》)

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“人生的形式”，一种“优美、健康、自然，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”。(《〈从文小说习作选〉代序》)

“人性”是一个引起麻烦的概念，到现在也没有扯清楚。是不是只有具体的“人性”——其实就是阶级性，没有抽象的人性，即人类共有的本性？我们只能从日常的生活用语来解释什么是人性，即美的、善的，是合乎人性的；恶的、丑的，是不合人性的。通常说：“灭绝人性”，这个人“没有人性”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比如说一个人强奸幼女，“一点人性都没有”。沈先生把“优美”、“健康”和“不悖人性”联系在一起，是说“人性”是美的，善的。否定一般的，抽象的人性的一个恶果是十年浩劫的大破坏，而被破坏得最厉害的也正是“人性”，以致我们现在要呼唤“人性的回归”。沈先生提出“人性”，我以为在提高民族心理素质上是有益的。

什么是沈从文的宗教意识，沈从文的上帝，沈从文的哲学的核心？——美。

黑格尔提出“美是生命”的命题。我们也许可以反过来变成这样的逆命题：“生命是美”，也许这运用在沈先生身上更为贴切一些。

美是人创造的。沈先生对人用一片铜，一块泥土，一把线，加上自己的想象创造出美，总是惊奇不置。

